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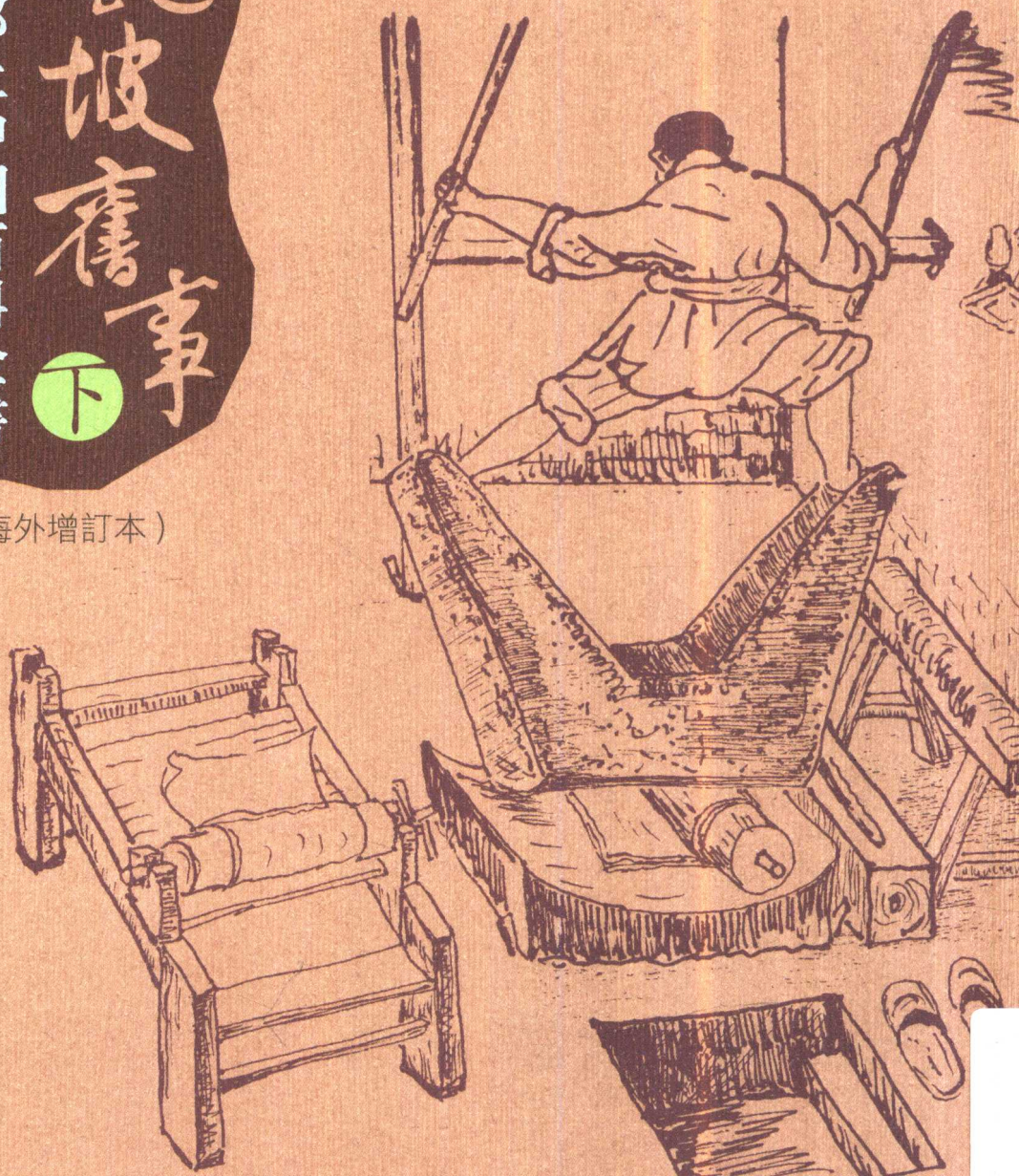
沈博愛◎著

蹉跎坡舊事

下

二十世紀鄉土中國百科全書

(海外增訂本)



現實版的《活著》

平緩的語調，細膩的筆觸，詳盡的資料，為我們勾勒了遠去時代小人物們無奈而又不屈的命運，以及那個被強力摧毀的陌生的傳統社會。這也是一部研究中國底層社會的歷史、社會學的民間著作，其價值讀者自有評判。

——朱學東

上架建議：中國現代史

ISBN 978-988-8200-92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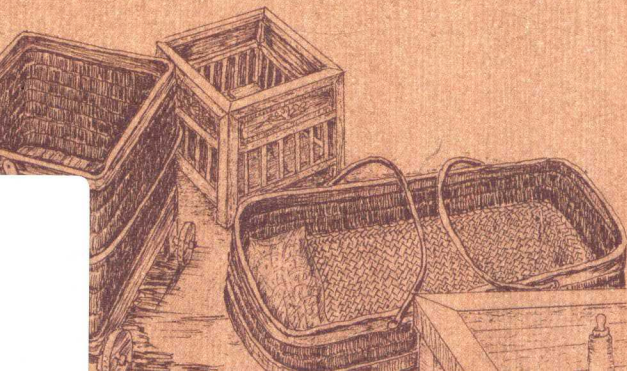


9 789888 200924

WHA0060 HK\$198 NT\$890



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
www.hkopenpage.com



沈博愛◎著

蹉跎坡舊事

下

二十世紀鄉土中國百科全書

(海外增訂本)



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
www.hkopenpage.com

責任編輯
裝幀設計
責任校對
排版
印務

姚莎莎
易瑋瑩
江蓉甬
蔣貌
馮政光

書名
叢書名
作者
出版者
版

蹉跎坡舊事：二十世紀鄉土中國百科全書（上、下）（海外增訂本）
二十世紀中國
沈博愛

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

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., Ltd.

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十八樓

<http://www.hkopenpage.com>

<http://weibo.com/hkopenpage>

<http://www.facebook.com/hkopenpage>

香港發行
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

印刷

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新藝工業大廈六字樓

版次

二〇一四年八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規格

十六開（168mm×230mm）七二〇面

國際書號

ISBN 978-988-8200-92-4

© 2014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., Ltd.
Published in Hong Kong

一 相依為命

老尹走後，我迫不及待地去察看老屋的每一個房間，每一個角落。雖然離開只有五個短短的春秋，但對於我和祖母來說卻是漫漫長夜，度日如年，是五個殘酷的春秋，五個悲痛的春秋。

祖母指著我曾經的洞房，也是書房說：這裡是你婆娘帶著「紅妹子」住的，自「紅妹子」有要得（夭亡）以後，她大多時間住在毛家嘴（娘家），後來她與你離婚走了，就只剩下一張空床和一張空書桌。

我回來的消息像放石灰綫一樣很快傳開，鄰居們都來看我這個落魄的人。

祖母從她住的隔壁房裡搬來了蚊帳被蓋和一個單人枕頭，把空床也充實得顯點人氣。屋角的木衣箱，也尋來舊衣服墊在底部，徒然表示不是空箱而已。是夜，我就在這床上度過了不眠之夜。千思萬緒，感慨繁迴。正是俚語「九江魚兒歸了九江」，離燕歸了老巢。

我把帶回的書籍雜誌塞滿了書桌的幾個抽屜，桌面擺上僅有的一隻爛水筆和筆記本，尋來一個竹筒代做筆筒。不過後來我在筆筒上刻上：「日出而作，日沒而息；食足衣豐，自食其力；利盡三餘，荷末自習。」

這種不倫不類的所謂座右銘，既不言志，也不表情，僅作為今後耕讀為本清高度日的打

算。後來的事實證明我期望的清高是天真可笑，何談豐衣足食乎！況且這個書房也不能振興，已是毫無生機，大傷元氣，不過是夜眠八尺之地的一個棲身之所。每晚在煤油燈下一番折磨之後，我倒在單人枕上於冥冥中入睡，不知度過了多少這樣的長夜。

這房的後門朝著長滿鈎藤的高塹。回想幾十年前，一張樓梯日夜靠在高塹上，時刻準備著從這梯子爬到後山上去躲兵。祖父母帶著我去新塘冲躲日軍，就是從這裡黑夜逃離的。靠廳堂一面的牆上曾掛著一副寫著「雙手推開窗前月；一石擊破水中天」的婚聯，現在只留下幾口釘在牆上的鏽釘子，掛著幾件舊衣服。

住房的前間是滄桑的客房，只剩下刻著「長生不老」四個字的竹躺椅。祖母說，你阿公就睡在這竹椅上落氣的，落氣時還睜著眼睛望著你回來！

我的住房有門道到內房，那是祖母的住房。她說大躍進辦食堂時，這個門釘死了，只留著牆角的一個貓眼（洞）有封。我的住房做了保管室，正廳打灶辦食堂，其他房子都佔了，側屋做了吊茅廁。她就縮在這間房裡，也只剩下這一間了。

我家的小私廳，其實是餐廳。自一九五八年帶來的家破人亡，餐廳已是名存實亡了。結滿灰塵的餐桌推到角落裡，當年天倫樂聚、杯盤狼藉的情景，在俯首之間皆為陳跡，豈不悲哉！

祖母在祖父的礮石房的角落裡架起爐灶，這就是她現在的廚房。



獄中畫祖母像（一九六一年）

礮石是祖父遺留的手澤，已蒙上一層厚厚的塵土。祖母的灶台是用三塊土磚架在一個衣箱架托上，灶膛上的小鐵鍋，開的坼縫延伸到了鍋底，只能用沒開坼的一邊炒菜，看起來邊高邊低，炒菜時能看到坼縫下面的火苗。祖母說菜少油也少，半邊鍋也可以用得。

灶台旁吊著一根留有竹枝短樁的竹梢，掛著煮飯的尖底小鐵爐罐，提手用鐵絲扭著。還掛著湯罐、筊把、絲瓜絡、抹布等東西。靠灶台放的吹火筒和火鉗鉗是祖母最重要的燒柴工具。一台手推磨也擱在灶台左側。她說若是撿到一點稻穀穗子和麥子，甚至是稗子，也連殼皮一起磨成粉，煎成糠粳粑也就算頂好的東西。

小餐廳門口的小花園已夷為平地，因為餐廳側邊的房子改成了食堂的吊式公廁，出入的人很多，花木自然就蹂躪成了一塊硬土了。只有下水坑邊的無花果和絲瓜藤還幸存著。祖母說，這兩種東西還救了她半口命。透過小院能望到的古楓還直插藍天，不過它也只是暫時的幸存者，雖然沒在大煉鋼鐵的洪流中葬身高爐，但在社教中被砍淒然倒下。

祖母住房的樓板上是書紙狼藉，滿樓板的書和紙是幾次抄查留下的現場。從中還發現幾封我從看守所寄回的信件，有的內容被濃墨塗蓋掉。不過我從這些亂紙堆中，清出了十四卷木刻的《聊齋志異》和四十本裝的木刻《康熙字典》。到社教時我為了避禍把《聊齋》泡在水裡銷毀了，只留下《康熙字典》沿用至今。

祖母說：樓上的陶罐裡的米粉腌的旱鴨肉和半斤茶油，還有幾升大米，留了幾年，是給你

回來吃的。我有把握，我心裡還鎮定。我一個人守了這幾間空房，我是有望頭的。我知道你不會犯到那種田地。我沒死，還是等到你回來了！望到了這一天！

二 救命的貓眼洞

我對糠粳粿很想嘗試一下，糠粳粿使那個年代的人充了飢，祖母當然是經常食用的。而那時我恰好在譚家山監獄裡衣食無憂，於是想搞個憶苦餐，體驗吃糠粳粿的滋味。祖母把少量米拌在穀糠裡，用麻石手磨轉了幾十個圓圈，一堆糠粉就磨成了。

祖母說：「不加點米磨出的粉，不能調成糊，糠粿就做不成，並且要用油煎，不然堵在腸裡走不動，尿也屙不出來。很多人吃了糠粿粿要挖屁眼，也有把屁眼都挖爛了的。不過那時連糠粿也有得吃了，屁眼也不用挖了，只好餓死。」

「像秋長子兩公婆、五麻老、華麻老他們都是餓死的。雲公祠和劉家祠堂住滿了水腫病人，煮點黃豆樅毛（松針）水喝了，有的度了命，有的在劫難逃。該當是這個劫數。你阿公是水鼓症（腹水）死的，不病死也要氣死，不氣死也要餓死，都是遭這一劫的。」

我吃了兩個糠粿粿，進口很香，可只能囫圇吞下。用牙齒一嚼，糠尖子就塞滿牙縫牙床，

兩邊痰袋就像沾滿沙子一樣的難受，不敢往下吞了。

我對祖母說，餓死一些人，你都能活下來，也是福大命大！她就摸著兩隻耳朵說：「大躍進一來，你阿公一死，你女兒一死，你婆娘一走，我是該急死的。你又關在縣裡，剩了我一個老婆婆。我又急又氣，我的兩個耳朵都乾枯了。都說我要死，我也蠻怕死。你回來失了幾個人，只剩幾間空房子。你一定受不住。所以我還是要撐住，撐到你回來。天老爺保佑我有死，也保佑你救了口命回來了。好了！不會死了！我還要看看你的下半本，就是一齣戲！」

「食堂就辦在上廳裡，對門屋場的馬頭源和石江陂的人也要跑來這裡吃飯。我只能等到最後去領飯菜，怕現世露眼，自己是反革命的阿婆。不過我沒有白吃飯，大隊安排我帶個小孩，就是樓裡屋場的異伢！後來食堂的定量不斷減等，最後就只有幾兩薯絲一天了。到吃光的時候，食堂也辦不下去就解散了。」

「一個貓眼洞（貓洞）也救了我的命。」她又說。

「你的睡房做了保管室。徐燦霞當糧油保管員住在這間房裡。到我房裡的門雖然釘死，但門邊的貓洞還留著。我從貓洞裡看到床底下有一堆生紅薯。我就打了做賊的主意。從樓上尋到了你小時扎泥鰍的針扎，換了一個長把杆。每次從貓洞裡伸進保管室，到床底下扎兩隻紅薯。後來食堂解散，就有得紅薯扎了。到了無法可想的時候，只好把小院子裡的無花果葉也吃了。後來種了一莧絲瓜，到了秋天，吃完絲瓜吃葉子，吃了葉子吃瓜藤瓜莖。那次是硬要死的，可是

沒死，又過了一關。」

「還有一樁事，也把我嚇死了！就是地方傳謠說你要解到龍伏來槍斃，有時間有日子！地方也瞞著，我一個人蒙在鼓裡！只有尚友（姨侄女）怕我著急，專門來勸解安慰，把這個消息直接告訴了我。我很有把握，我說我的博愛沒犯到那個要命的地步！我不相信！我能預料到！要槍斃一個人，也要通知家屬的。後來等到那個槍斃的日子，也風平浪靜。原來是上個屋場一個姓陳的造的謠。如果真有那樣的事發生，我只有跳塘上吊，留了我口老命有甚麼用！可是謠言沒有嚇死我，又過了一關！」

「食堂解散後，你舅阿公遷住在蘆仙寺，偏僻的內山裡，見縫插針，偷偷搞點小自由。肚子保得住了，也節省一點來接濟我。算是牙齒縫裡剔出來的。搭幫他，我的生活也就混得過去了。總算是過了幾關，保住了這口老命。只等最後一關了，就是望著你回來！」

三 南瓜飯

是年農曆六月十七日，也是我回家的第二日，即公曆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，是我大哥淮希的生日。我領著祖母從後山穿過皂角沖，順田壠而下便到了他的住處——麻土庵（曇雲寺）。

曇雲寺是個很小的庵子，只有三開一進。自土改時把清風和尚趕走後，曾辦過私塾，現在是太白大隊的辦公地址。大哥的三開一進土磚瓦房就建在該寺的西側。

大哥當生產隊長，還是有點話事份。在屋前屋後的空間地方，大茶樹林的間隙裡種些麥子蠶豆等冬種作物，就大大解決了肚子問題。組上人不平賬，都各自擠在早夜時間裡撈點小自由。這種自救的積極行動叫「見縫插針」。所謂「縫」是指集體耕作面積以外的空間邊角地帶。如塘排圳邊種絲瓜、豆角、南瓜等。冬播的插針收穫成了重要的主要雜糧，集體生產分配的稻穀是有限的主糧。

大哥喜歡喝酒，還偷著用麥子蒸酒。他和嫂子及兒媳兩個，還有兩個女兒，幾乎六個勞力。集體分配、相比之下要比別的戶頭高，所以他的生活情況可說是過了肚子關。但肉食很短缺，因為沒有餘糧餵豬。

我們剛到大哥家裡，廳堂裡已坐了一些拜壽的親朋好友，還有幾個大隊幹部。一則是拜壽，二則是來打個飽腹。這樣的聚餐是好幾年沒有的事了。大哥沒有煮敞甑飯，只蒸了一些四兩米的鉢子飯，多蒸了幾鉢調整機動。桌上的十道菜，素多葷少，分量很足，加上麥子酒的助興，大家都吃的很痛快。其特殊時期的十樣菜單如下：

豬肉炒蘿蔔一碗，蒸鯽魚一碗，泥鰍蛋湯兩碗，田螺黃瓜一碗，掛麵一碗，麥子粉糰一碗，莧菜一碗，南瓜一碗，蒸雞蛋一碗。

飯後繼續傳遞著盛滿白酒的茶碗，嫂子送著茶水。大隊幹部講的是當年雙搶（夏收夏插），親友講的是「見縫插針」，說住在蛇嘴嶺內山裡的天老喜（劉天喜）收了很多苞穀豆子，曬了很多薯絲，還餵了土豬，把雜糧運到小長沙換成米，還賣些錢，不愁吃，不愁穿。

又說石江陂的陳仙仰是個勤快人，不只見縫插針，無縫也插針，把土擔到石板坡上也種豆子，真是勤耕不餓苦耕人。有的說，不是搭幫劉少奇，你有針也不准插。放的衛星又不能吃了！

七嘴八舌各講各的，很少人問及我的情況。這時大哥把盛了煙絲的紙盒端出來，向每人發了一張長條形的書報紙，要大家捲個喇叭筒。說起以前沒飯吃，連煙也沒吃了。今年栽了幾十畝旱煙，煙也是一份糧，今年就不愁煙糧了。

我姐夫就說：吸煙也分貴賤等級的。高級幹部大前門，上級幹部喜相逢，中級幹部大紅金，下級幹部開後門，農民只抽喇叭筒。另一個人說：沒飯吃的時候，也是有的人餓不死，也是有等級的，社員喝糊的，幹部吃團的。社員糊的吃不飽，幹部團的用油炒。

一陣天經地經之後，大家都起身告辭，說聲煩情厚擾都走出大門。大哥說聲破費，簡慢，回到廳堂裡和剩下的親屬們又扯談了。當然，首先是問我的情況。二哥陽希、三哥湘希和堂弟裕景都來了。我嬰兒時餵我吃米糊的嬸嬸和我祖母坐在侄媳婦內房裡，我兩個姐姐也在聽他們翻陳古八年的爛布袋。

我把這幾年的情況向大家敘說一番，對他們的關心表示感謝，並著重感謝二哥三哥兩個來

譚家山探望我的事。我說今後的去向只能任其自然，也不想回到那可怖的知識分子隊伍中去。等幾天去瀏陽法院交關這次回來的事，一切只能由政府來處理。我很想和祖母生活在一起，盡一點孝順，作為對她老人家吃盡苦頭的補償。

大哥說：「你出了事，搞個家破人亡，所有親人都很同情。可是大躍進一來，把食堂一辦，衛星上了天，老百姓就下不得地。不病死就餓死，兩個叔叔也餓死了。大家都是泥菩薩過江——自身難保。好得天老爺保佑，今天都能來拜壽，都能坐在一起吃餐南瓜飯，也算是個福分。」

「先把家裡收拾撿個場，再開過一場親，慢慢恢復一個家庭。現在可搞『見縫插針』，先解決肚子問題。」

祖母安慰我，你現在還沒吃下定心丸子。有力無處下，只能慢慢過。明天我們去蘆仙寺看看舅阿公吧。

四 蘆仙寺

蘆仙寺坐落在洞庭黃大屋場上游三華里的地方，該地早已經修起了洞庭黃水庫。所以這

次我和祖母過了歐家墩，進入毛家嘴的彎嶺以後，只能沿著左邊的山路登上水庫堤壩的溢洪道口。

走到豺狗坡那個我曾經畫洞庭黃大屋全景圖寫生的曬穀坪邊，祖母用蒲扇墊著坐下休息。我審視著對面的水域對祖母說：還有兩隻大樟樹的尾巴露在水面，大屋後面的祖墳還露著青石做的四柱三關，水已淹到拜壇了。祖母擦著紅潤的眼睛歎了一聲氣：美田老子（祖母的父親）和娵馳（祖母的母親）葬在下張坪裡，你坐牢去了來不及幫著遷出來，現在都浸在水裡了。今後等乾了水庫還是要改葬到高些的地方去。

「不要著急，今後我會幫助訓欽（祖母侄孫）把筋骨撿好裝在筋罐（口小肚大用來裝骨殖的陶器）裡，改葬到山塢上去，永固千秋。」我安慰她說，「大屋浸在水裡，但留在我心裡，不要想它。慢慢走吧！」一樣的進坡出嘴，經過石嘴坡、土地堂、中興庵、青頭坡，最後橫過踏水橋，便到老屋場姨祖母家。

這是以前去靈官嘴落腳休息或打中伙的老地方。水庫的水面已淹到門口的沙灘上，這裡屬於庫區淹沒區，後來姨祖父全家遷到南普寺張家。我拜望了姨祖母家之後，扶著祖母再繞著蛇嘴嶺上行半華里，就到了舅祖父家蘆仙寺。舅祖父等幾家是從被水庫淹沒的洞庭黃大屋遷來此地的，後來水庫水位淹到了蘆仙寺，他們家就再遷到均家坊，但舅祖父本人卻是在這蘆仙寺去世歸山的。

五十年代的這些水利工程，首先受影響的，就是住在內山裡的祖母娘家的這些親戚們，基本上是水庫不斷上升的水位一起再趕，一遷再遷。

蘆仙寺的後山是南向的虎形山，寺廟就建在山下的台地上，三開三進，由長沙人志達和尚管理香火。同時這寺內還辦了個十幾個學生的初小班。舅祖父黃季堂就住在寺廟的西側。

寺廟的周圍是竹林掩映，古木參天。寺後的古松，有很多枯枝，像虯龍，似鹿角，與古椿盆景中的白桿一樣更顯古老蒼勁，但都敬畏是神靈所居，無人敢去採樵拉枯。焦家嶺蜿蜒而下的一脈蛇形小山，從東側延伸到南邊的溪流邊，西邊偏尖嶺的一脈山石像尖刀一樣斜插到溪邊，兩嘴相接把河水逼在一條狹縫裡，由一座木橋連鎖著。上游的水繞過大灣後才從橋下流入庫區。

寺廟的前面是數畝農田，形成一塊開曠的月形灣。本地人把這個地形稱為「銅鑼轉水」或「螺絲曬磨」。地生（風水師）說這塊風水寶地被關夫子佔了，真是天下名山僧佔多。至於寺號為何取之蘆仙，無從考察。舅祖父在這裡逝世時，寺堂暫作靈堂，山門上的哀聯是我撰的，曰：

哀哉蘆里

靜也仙鄉

我和祖母在這裡住了兩夜。祖母和舅祖母翻著舊事，總是講不完，又害怕旁人聽見，都打著舌聲。祖母在他們七個兄妹中排第六，大姐早年過世，三個老兄也相繼辭塵。在世的哥哥排行第四，妹妹住在下面老屋場排行第七。他們三兄妹往來密切。

舅祖父無子，從遠房親屬過繼來一個孫子，叫黃訓欽，是我唯一的一個舅表弟。

舅祖父是個牛高馬大的莊稼漢，地方都叫他季長子（名季堂），做事喜深思熟慮，鎮靜踏實。不僅會作山種土，還有種植藍草和把藍汁加工成靛的技術，閒時也做點木工。他遺下的木匠工具，我用一箱蜜蜂和表弟交換了，就成為我後來做木工的主要行頭，一直沿用至今。舅阿公對我說：「藝多不養身，收益在於精」，「先要學會做好，不要貪多圖快」，「工多藝熟，柴多飯熟」。以後我在十幾年的手藝生涯中，時刻記住並付諸於實踐操作中。

我向舅阿公彙報了自己五年的情況後，對他們全家的關心表示感謝。特別是對祖母的接濟，使她度過了難關，能大難不死，生存下來。我不能忘記他們的大恩大德，保證今後好好孝順祖母，作為感恩的回報。

「舅阿公不關心你阿婆，誰來關心！」他鄭重地說，「好在我們遷到蘆仙寺，天高皇帝遠，幹部也不想跑到水庫尾巴上來檢查。我們偷偷種些瓜類蔬菜，也種些雜糧。只要節省到兩升米一點油，就叫訓欽送過來，順便擔兩把棍子柴。你阿婆也可憐了，前世造了孽。一個好端端的家庭，供你讀了書，當了教書先生，可禍從天上落，搞個家破人亡。現在你回來了，阿婆有靠